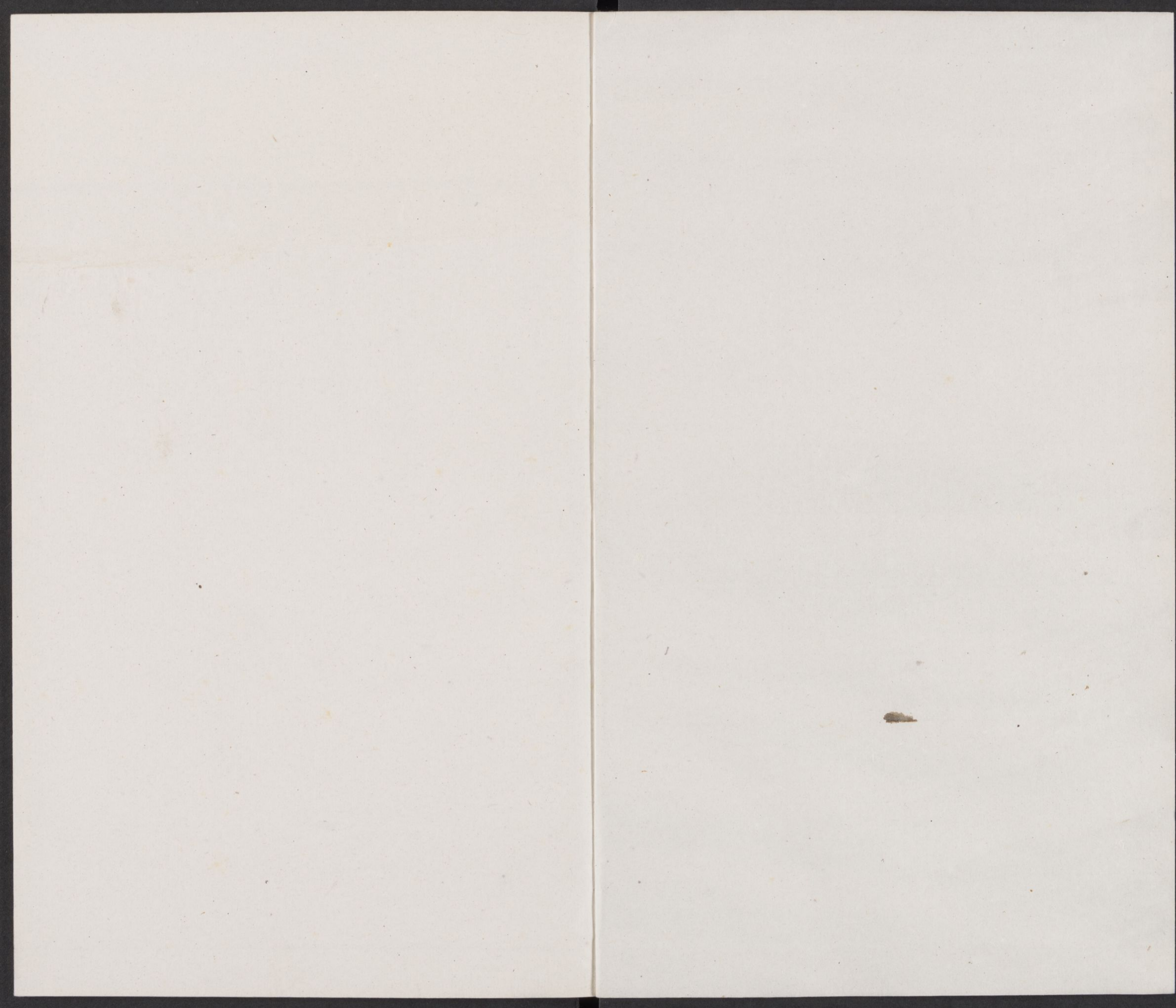


T1111k/0223f(8)

8



南華經十三卷目

雜篇

第二十三篇

庚桑楚

第二十四篇

徐無鬼

南華經卷十三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字○休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

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遠之。畫然飾知。字○法。擁腫之與居。擁腫。朴也。鞅掌之

為使。鞅掌。自得。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

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字○法。異其棄智。而任愚。今吾

語妙能言者無不合道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庶者無近功。

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夫得而然哉。大道已

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

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直自往耳。非由知也。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不欲為物標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言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不然。

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

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

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

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

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

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夫全其形生之

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且。祿則粗而淺。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是其於辯

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理錐刀之末也。竊竊乎。又何足以

濟世哉。混然一之無所治為乃濟。舉賢則民相軋。將戾拂其性。以待其

尚。任之則民相盜。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之矣。偽以求生。非盜如何。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阨。無所復顧。吾語汝大

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真在外。有見。

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偽播

其後。以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

守其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形之與形亦辟矣。未有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早聞形隔故難化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

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挾三言而來故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字○法○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鞮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

鞮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

捷關捷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

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鞮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鞮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無失。而後爲通也。外內鞮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

而行者乎。

偏鞮由不可。况外內俱鞮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

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

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

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不離其性。

能勿

冰解凍釋者
處機轉化

失乎。還自得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

能止乎。止於分也。能已乎。無追迹。能舍諸人而求諸已

乎。全我而不效彼。能翛然乎。無停迹也。能侗然乎。無節礙也。能兒

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不嘎。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

由於喜怒。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

不知所之。任足之自行。無所趣。居不知所為。縱體而自任也。與物

委蛇。斯順之也。而同其波。物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

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

之德。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不

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

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曰。未也。吾固告

女。曰。能兒子乎。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

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兒子動不知所

越問老子之言
有至人之德之
問此問自是而
老子曰非也兩
字分明不是實
語後面又曰未
也則當別有語
頭却又提起前
面能實子乎之
語則所謂未也
亦非實語蓋不
欲與之及言使
之自悟也
以此說非也未
也亦有見

洪容齋曰鄧子
玄云有持者不
動於物耳其寔
非持若知其所
持而持之則失
也陳碧虛云真
宰存焉隨其感
心而師之是皆

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
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
宇泰。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定者發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
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
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
然而定也。人有脩者。乃今有恒。人而脩人。則自
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若我。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
天民。此二者俱

以泰然而自得之。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
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凡所

雖行非為。雖習
非學。雖言非辯。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所不

不可強知。故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
止斯至也。若其自備而

必敗。理備物以將形。順其成形。藏不虞以生

心。心自生耳。非虞而出。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

而敬。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
外。有為而致惡。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不可

也。者。有為而致惡。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不可

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存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皆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者為兩而字附惑故澄而為之辭

內於靈臺

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

靈臺者有持

有持者謂

不動於物耳

而不知其所持

若知其所以持則持之

而不可

持者也

持則失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

此妄發作

每發而不

當

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

業入而不舍

事不居其分內

每更為失

乃為得也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

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明乎人

明

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

券內者行

乎無名

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券外者志乎期費

有

無益期欲損已以為物也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本有斯光因而用之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

人見其

跂猶之魁然

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為安

與物窮者物

入焉

窮謂終始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且謂券外而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

不能容

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况能有親乎故盡是

他丘莫憐于志鏌鄒為下

夫志之所攬雋火凝水故其為兵甚於劍

也。寇莫大于陰陽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非陰陽

賊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所以惡乎

分者其分也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所以惡乎

備者其有以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出而得是

謂得死。不出而無得乃得生。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

有斯生何。異於鬼。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雖有斯形苟能

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出無本。歟然自生非有本。入無竅。歟然自死。

非有根。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

而無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之。有實而無

乎處者宇也。宇者有四方上下未有窮處。有長而無本

剝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有乎生有乎死有

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無所由

故無所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天

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自爾未有為之者

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

南華經卷十三 九

宇四方上下也
濫方來今日宙
天門即造化也
看他解宇宙天
門是費多少形
容俾狀皆非欠
字亦不可及奈
何以他人紙上
語證之

無門也。有不能以有為有。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

所能必出乎無有。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有平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

無能為有而無有一無有。一無有則遂無矣無何謂無乎而無有一無有者遂無則有自歛生

明矣。聖人藏乎是。任其自生而不生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

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

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喪其散而

之乎。以死為反也。還融液也是以分已。雖欲均之然已分矣其

次日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

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或有而無之

或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胸中。故謂之公族。昭景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

則向之三者有生黜也。直聚氣也披然曰移是。既披

已復差之。有分則各是其所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所是

也。是無常在。故曰移。言前矣。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其移臙

者之有臙臘。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有用觀室者周

鄙解以為偃溲
六通當其急時
寢廟無用而偃
溲焉是善矣喻
已明矣豈非奉
意也教又取奉
意而言之
賢存也固吾一
已之師以此為
奉而欲人皆聽
已之節度故曰
固以為已賢使
人以為已節惟
其固與自私是

非之爭雖以死
僕之六甘心焉
故曰固以死僕
節字亦自錯了
不可曉要人說
自家名節因以
死償之妙論

楊用脩曰孝心
已云去法之累
始可以入法除
心之繆始可以

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屏廁。為是舉移是。寢廟則以饗燕。

屏廁則以偃溲。當其燕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

因而乘之。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物之變化則均耳。無時非生。

生則所在。以知為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因以乘是非。

皆本也。乘是非者。果有名實。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因以已為質。質主無是非也。

也。物各謂已足。使人以為已節。人皆謂已。是故莫通。因以為是。非之主。當其所守。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

以使償節。非真脫也。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不能隨所遇而安之。移是今之

人也。玄古之人無是非。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同共。

是其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稱已脫誤。兄則

以嫗。言嫗詡之。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故曰至禮有

不人。不人者視人若已。視人若已。至義不物。各得其宜。則物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

皆我也。至知不謀。謀而後知。至仁無親。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

仁已至也。至信辟金。金玉者小信之質。徹志耳。至信則除矣。

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南華經卷十三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盪動也道者

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

動謂之為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為非有為也為之偽謂之失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夫

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

以不得已之謂德若不得已而動則為強動者耳故失也動無非我

之謂治動而效彼則亂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名

得其實善論雅字昇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善中則順

取譽矣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任其自然天也

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於天即俚於人矣

謂之全人全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能還守蟲全

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都不知而

謂工善論一雀適昇昇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以天

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

甚甚八字唯曹
能安於曹安於
空者無所知無
所知即天矣則
人有兩不能也
唯曹能天甚為
甚有理

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無賴於生故。侈而棄之。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忘人因以為天人矣。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况天和之自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

出於無為矣。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為生之意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者欲好惡。內外無可。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不說其言。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

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
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
所。武侯大說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徐無鬼
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
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

啟齒

是直樂鳩以鐘鼓耳故愁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

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

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

日。見其所知而喜。

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

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

也。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鼈鼬之逕。踉位其空。

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

語。其情極當。立
獸。儒與儒者取
獸之意。只在此
一句。

溫潤可玩。雜說
重出若得之他
人。隨記之者皆
可觀。

欬其側者乎。得所至樂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

警欬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啟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

而喜久得之則忘。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

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今夫老邪。其欲

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

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

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

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以

為君而恣之無極。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

口。如此違天。地之平也。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之耳。夫神者好

和而惡姦。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

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

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

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也。為義偃兵造兵

之本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

可得乎。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從無爲爲之乃成耳。凡成美。

惡器也。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

且偽哉。民將以偽繼之。耳未肯爲真也。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固

成固有伐。成則變固外戰。失其常然。君亦必無盛鶴

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無徒驥於錙壇之

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無藏逆於得。得中

則失耳。無以巧勝人。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無以謀勝人。

率其真知而知。無以戰勝人。以道應物。物各有其長則均。夫殺

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

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不知以吾爲善。則雖尅非已勝。君若

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若

能已則莫若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

兵哉。甲兵無所陳非偃也。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

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詔朋前馬。昆閻滑稽後

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聖者名也。名生

而物迷矣。雖欲之。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

乎大隗其可得乎。南華經卷十三 十七

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夫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

人情並慙玩索
略尽可人語自
不厭他書叙此
等常困亦不可
不志也

櫻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爲天下。令民自得。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以過分爲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園之。字○法招世之士興朝，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字○法

宿名留意於務
名也
宿其歸心於名
也

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字法法律之士廣治

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字法士之不同若此

易其方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字法商賈無市井之

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業得

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物得所者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權勢生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凡

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此皆

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

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極

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馳

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

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不守一家之

方以要時利故有匍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

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

謂謬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惠子曰可莊子曰

可乎。若謂謬中者。弄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弄。而自是者非

堯。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

為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或者若魯遽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

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

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

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去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當也。隨調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

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未始異於聲而

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音之君已。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且若是

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

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

也。惠子便欲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閻

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子。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

為是故其求鉞鍾也。以束縛。乃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失亡其子而

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夫楚人寄而躋閭。

者。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

離岸。已共人鬪。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莊子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瞑目恣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

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

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

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

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

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巳若者。不比之。又一聞

南華經卷十三

語淺實寓得
心事好

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
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
高而不亢。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以德分
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皆
則事鍾於已。而群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吳王浮于江

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蓐。

有一狙焉。委蛇攫搯。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敏

也。給。續。括也。搏捷矢。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能搏。王命相者趨射

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

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南

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

祖譬已發添董
先生又高未有
無風味者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
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
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我必先之。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
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綦知夫爲
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
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仲

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

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於此乎言之。

則雖言出於口。故爲未之嘗言。今將於此。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

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澹

兵願有喙三尺。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爲

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此之謂不

揚用備曰甘寢
秉猶云自安其
分也其句甚佳
其用字甚可味

言之言

此謂仲尼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

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言止

其分非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

也。一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非其分故名不能舉

若儒墨而凶矣

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

故海不辭

東流大之至也

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

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汎然都任

是故生無爵

有而無之

死無謚

謚所以名功不在已故雖謚而非已有

實不聚

令萬物各知足名

不立

功非已為故名歸於物

此之謂大人

若為而有之則小矣

狗不

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

賢出於性非言所為

而况

為大乎

夫大愈不可為而得

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

德乎

唯自然乃德耳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

大備矣

天地大備非求之也

知夫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

以物易已也

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

反已而

不窮

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循古而不摩

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

大人

之誠

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

此言於其不貴言也甚矣是書其未嘗言耶

南華經卷十三

三

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
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
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
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

矣若勿怪何邪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不有所為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

於地隨所遇於天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

不與之為怪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斯不為也吾與之一委蛇而

不與之為事所宜斯順耳無擇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

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

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無怪行而有

怪徵故知吾以是泣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

奈何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故泣之

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以可語傳奇事全恐其逃故不於

是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

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

人與人相食與仁者爭尚夫民不難聚也愛之

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

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

行唯且無誠仁義既行將且假夫禽貪者器仁

可見則夫貪者將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

假斯器以獲其志仁義各出其情則其譬之猶一規也規割也萬

斷制不止乎一人以一劑割之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

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有

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賢不偽

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音節

一先生語有情
暖、姝、者無
限妖冶態後面
目皆異也

不見有某者三
語已怪至舜典
豕豕也而並愈
怪已羶行語毒

矣而未始有物也。意盡形教。豈知我之是。
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鬣，自以
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
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
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
者也。非有通變。藐世之才，而偷安卷婁者，舜也。
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
姓悅之，故三徒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

說得痛快

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
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
歸。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
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衰。是以神人惡衆，
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
至。衆自至耳，非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
好而致之。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
之，所以有天下，出於不
得已耳。豈比而利之。
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
得計於羊棄意。於民則蒙澤以目視，以耳聽

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若然者其平也繩

未能去繩而自平其變也循未能絕迹而玄會古之真人以天

待之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不以人入天以有事求無古

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未始有常也藥也其實

董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

可勝言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句踐也以

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

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

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各適其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

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

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請

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實已

損矣而恃源而往者也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故水之

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無意則止

於分所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

以為審南華經卷十三

於。殉。也。殆。有意則無崖故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

也。不。給。改。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禍之長也。茲萃。萃聚也。苟

不能忘知。則禍其反也。緣功。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其

果也。待久。欲速則不果。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已寶

為有其知能。故有亡國戮民而已。皆有其不知問是

也。不知問禍之所由。出乎有心而脩心以救禍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

踐。恃其所不踰。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

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蠲

翼可得而知也。况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知大一。知大陰。知

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

通之。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大目視之。用萬

自見也。亦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大方體之。體

使各得其分。則萬方大信稽之。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

大定持之。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盡有天。夫物未

然者。循有照。循之則明。無所作也。冥有樞。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

也。始有彼。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則其解之也。似不解

之者。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用彼也。知也。不知而後知之。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

也。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

崖。各以。其分。頡滑有實。萬物雖頡滑不同。而古今不

代。各自有故。不可相代。而不可以虧。宜各盡其分也。則可不謂有

大揚摧乎。摧而揚之。有大限也。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之。若問其大摧。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

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南華經十四卷目

第二十五篇

則陽

第二十六篇

外物

萬人及待其所
教人解言之此
從夷節歸上生
得枝葉活若但
言夷節不若公
閱休亦無意思
雖小之謔亦
及有情致

南華經卷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
擲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
宅也。言此者以柳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

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言已不若夷節

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進故德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薄而名消言已順四時之施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

不能赴彭陽之意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

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

以侈靡爲貴而以道德爲榮其達也使王公忘

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

高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不以爲物自苦其於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人各自得斯飲與人竝立而使人化望其風而靡之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子各歸其所而一間其

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

也故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聖

人達綢繆所謂玄通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皆洞照而不知

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而自復命搖作而以天爲

師搖者自作莫人則從而命之也此

赴名而高其迹師往而動其憂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而行則生而美

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鏡也

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

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

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則不知其美於人生便

有見物之美而為無心人與作名言鏡耳故人

美之若不相告即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

莫知其美於人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夫鑑之可喜由其無

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

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也若性所不好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

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

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

人由乎聞知則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之所安故能

有時而衰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得舊猶暢然雖死丘陵

草木之緝也緝合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

見、聞、之、統、超
悟、十、說、十、切、之
臺、在、宮、中、何、不
見、何、不、聞、歟、間
即、人、間、無、幾、無
時、即、幾、時、拆、破
闔、嘗、舍、之、猶、始
矣、勿、道

聞聞者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以十仞之

臺縣衆間者也。衆之所習雖危猶冉相氏得其

環中以隨成。冉相氏古之聖王也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忽然與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日與物化故常無我闔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

爲事也若之何。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

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

也若之何。都無乃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

傳之。委之百官從師而不囿。任其自聚非囿之

之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

所以名寄於物之名羸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

而功不在已。故曰羸然無心者寄仲尼之盡慮爲

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以盡矣若

輔萬物之自然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

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也。無彼我則魏瑩

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讐。字法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

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

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

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

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

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

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

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至微而有兩角有國於蝸之左

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

為君實之。君以意字○論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

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

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

之中。若有若無也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俱有限之

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

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自悼所爭者細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呖而已。

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

猶一呖也。魯不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

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與民同自藏於

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其聲銷。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是生也其口

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皆世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

屑與之俱。心與世異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是其

若無嗚呖之喻。却是乏其言於于、之類皆同。筆不同意此更以其字定之。

巾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

丘之著於已也。也。著明。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

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

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

何以為存。不如舍之。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

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鹵莽滅裂，輕脫。未畧不盡其分。昔予為禾耕而鹵莽

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

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功

其分無所不至。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

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夫遁離滅

之所致也。若各致其極，則何患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

性。萑葦雅，欲惡傷正性。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形扶

神氣傷。尋擢吾性，以欲惡引性。並潰漏發，不擇所

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此鹵莽之報也。故

齊其至分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

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

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殺人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既有則雖

戒以莫為其善榮辱立然後覩所病各自得則無

可得已乎紆故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歧貨財

聚然後覩所爭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今立人之所病聚

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

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

失為在已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

已君莫之枉則民自正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

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

而愚不識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大為難而罪

不敢為物所易重為任而罰不勝輕其所任遠

其塗而誅不至適其足以民知力竭則以偽繼

汎言治道六自
品端

自齊物以來不知幾許反覆正是一意在他則默在莊子則無窮以其每出每不同類自有見也即知非兩語玩索愈多

之將以避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主日與偽
得其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士於何許
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當責 蘧伯玉行年六

十而六十化亦能順世而不 未嘗不始於是之
而卒詘之以非也係於彼我故也 未知今之所謂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情之變然也 萬物有乎生而

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無根無門忽爾

唯無其生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
不獨知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
尊其知則物不告已乎已乎且無所逃不能自

我非大疑如何身無 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 仲尼問

於大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
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

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靈即是

也謚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男女

林解痼絕

此即此意

此無禮也。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鮪為賢而奉御之

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其慢若彼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我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豨韋曰夫靈公

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

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

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子謂蒯

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為凡所

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以為之在已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

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

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

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

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

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無私於天下則是以自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

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一萬物而夷群異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故國治。殊職自有其才。故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修。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名止於實。故無為為實。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無心。禍福淳淳。流行反覆。至有所拂者。而有者私順。

所宜。於此為展於彼。或以為宜。自殉殊面。各自信其所。有所

正者有所差。正於此者。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無或差於彼。

材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合異以此之謂丘里之言。言於丘里。則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無數之

數。謂道而足邪。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

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因其大。

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所謂道也已有之矣。乃將得

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

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

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

物之所生惡起。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大公調曰：陰陽相

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

云為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

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過此以往。至於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

之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

過極也。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

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極於自爾。故無所議。少知曰：季真之

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

於其理。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大公調曰：

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

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

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

可圍。皆不為而自爾。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

為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或

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為則虛。無使之也。有名有實。是物之

居。指名實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其實至虛。可言

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言。未生不可忌。突然

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徂。忽然自死。吾不能違。死生非遠

也。理不可覩。近於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或之使。莫之為

疑之所假。此二者。世所至疑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

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

終始。恒不為而自使然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使有而有。

者常自然也。道之為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或

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舉一隅。言而便可知。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

言而不足則

終日言而盡物。

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道物之極言默不

足以載。

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

非言非默議其

有極。

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也。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亡。

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

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

三年而化為碧。

精誠之至。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

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

適。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

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

所謂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苟不能忘形則隨形

所遭而陷於憂

樂左右無宜也

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

不得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所希跂者

慰瞽沈屯

成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內熱故也眾人焚和

非清夷也

月固不勝火

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

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

分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唯償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莊

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

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

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

枯魚之肆

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任公子為大鉤巨

鎚五十犢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

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
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
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
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
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
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民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儒以詩

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是之何若。小儒

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

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禮詩

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老萊

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

上而趨下。長上而促下也。末僂而後耳。耳却近後。而視若

營四海。視之儼然似營他人事者。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衿，與汝

容知。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仲尼揖而

退。受其言也。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設問之。

明其不可進。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

之患。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亡其畧弗

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惠以歡為驚，終

身之醜。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中民之行

進焉耳。言其易進則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

謂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閉者

閉塞。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順之則全。聖人躊

躇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故。奈何哉！其載

焉終衿爾。衿不可載故。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

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

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

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

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善論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眾謀。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無情。故得魚。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去善大知任物。

而自善矣。

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

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泯然無習而自能者非歧而學彼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

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莊子

曰：人有能遊且不得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

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

得也。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任與。非至厚則莫能任其覆墜而不反。雅字火馳而

不顧。人之所好。不避。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

而無以相賤。所以為。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

因之。故能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

與化俱。所卑而學者尊古。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

而卑今。失其原矣。字。夫孰能不波。隨時因物。唯聖人乃能遊於世而

不僻。當時應務。順人而不失已。本無我。我彼教

不學。教因彼往。承意不彼。字。法。彼意自然。故承而用

我。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

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

止。則跖。當通而塞。則理有。跖則眾害生。生起。物

之有知者恃息。凡根生者。無知。其不殷。非天之

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

制之。由人非不。天之穿之。日夜無降。通理有。人

得已之符也。常運。

則顧塞其實無情任天胞有重閭闕空心有天

遊遊不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篋爭處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自然之理有德溢乎名夫名高則利深故

名溢乎暴夫禁暴則謀稽乎諒後考其謀知

出乎爭平往則柴生乎守柴塞官事果乎衆宜

衆之所宜者不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鑄於是

乎始脩夫事物之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

其然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不背媵可以

休老非不寧可以止遽非不雖然若是勞者之

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猶有勞

不顧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

即聖人也聖言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

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演

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其駭其合語不
造次各有洪意

者
而自謂其得意
理玩之於文字
之於經質之於
自毀之於猶墜
歸之誤未者也
為蹄又自疑荃
其心以為荃

者半。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

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字。

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其波蕩傷

性。遂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

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

也。言



